棉拖鞋里的爱

周林

徐州的天，说冷就冷。秋天似乎还没过上几天，便一下子就到了冬天。

下班回到家，把凉拖鞋擦净后收入鞋柜，随手拿出棉拖鞋，一上脚便感到暖暖的。这双棉拖鞋，是多年前大姐手工做的。我凝视着它，思绪翩然，回到那个煤油灯摇曳的时代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出生在皖北农村。小时候家里比较穷，衣服、鞋子都是母亲做的，哥哥姐姐穿小了，再给我和妹妹穿。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体弱多病，加上家里兄弟姐妹多，我大姐便失去了上学的机会，扛起了家里“母亲”的重担。

记得那时，白天大姐要下地干农活，晚上常常是我们都睡下了，大姐还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缝补衣服，做布鞋、纳棉鞋。煤油灯的光晕昏黄而微弱，大姐坐在凳子上，手指有时被针扎破了，用嘴吮一下，继续纳。

大姐这方面的手艺在村里是出名的巧，手工精细、样式好看。尽管家里生活不富裕，但大姐一直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、暖暖和和。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，是她在贫瘠岁月里为我们缝补出的温暖，是她在失去上学机会后用另一种方式书写的人生答卷。

后来，我上了高中，尽管家里的条件好了一些，但还是喜欢穿大姐给我做的手工鞋，棉鞋穿得暖和，布鞋走路踏实，拖鞋入脚舒坦。这种感觉，不仅来自脚下，更来自大姐那份无声的疼爱。

记得我考上军校准备去报到前，大姐专门给我做了“全套”——棉鞋、布鞋、拖鞋。我还笑着讲：“听说部队什么都发，用不到这些。”大姐没说什么，还是将这个“全套”塞进了我的行囊。

在军校期间，“全套”虽然没能用上，但它时刻激励着我“好好干、当好兵”。我到部队后，它又陪我“征战”多个地方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想起大姐在煤油灯下纳鞋的身影，我心中便多了一份安定的力量。

2003年，我从师机关调到军机关工作，有了自己的宿舍。业余时间、节假日，大姐给我做的“全套”成了我最喜欢穿的便装——舒适的是脚，走稳的是路。

2006年春节，我回家探亲，和大姐聊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大姐开心地笑了，说了句：“只要你想穿，大姐就给你做。”我当时只是觉得大姐随口一说，想不到一个月后，大姐给我寄来了一个包裹。打开一看，是好多双棉拖鞋，既有我穿的，也有我妻子和孩子穿的。大姐在电话里说：“知道你们现在棉鞋、布鞋、皮鞋都不缺，给你们做点棉拖鞋，穿着舒服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泪如雨下。其实，大姐多年来疼爱我的，何止是这些，她分明把对亲人的爱都一针一线地纳入到这棉拖鞋中。她不会问我们是否需要，也从来不计较自己付出多少，只是默默地、无条件地给予。这份爱，朴素而深沉，如大地般厚重，如春风般温柔。

如今，大姐已经年过60岁了，她跟着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生活，帮忙照看孙子。我和她视频通话时，开心地让她看看我脚下还穿着她做的棉拖鞋，大姐眼中泛出了泪花。“我现在眼睛花了，穿针引线不行了。”大姐说，“商场里棉拖鞋的样式也多了，我做的都过时了。”我鼻子一酸，连忙说：“大姐做得最好看，永远不过时。”

大姐纳出的是鞋，纳进去的是爱。我知道，脚下这双浅蓝色棉拖鞋，承载的不仅是御寒功能，更是大姐对我最质朴、最深沉的爱。这份爱，从皖北农村的煤油灯下走到徐州的冬日里，从上世纪70年代的贫瘠岁月走到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从未改变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往往追逐宏大的目标，却忽略了脚下最真实的感受。棉拖鞋，这个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物件，其实是一个关于“家”的隐喻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寒风凛冽，只要回到家，换上柔软的棉拖鞋，心就有了归处。它见证了大姐的辛劳，承载了家庭的欢笑，更传递着亲情的温度。

大姐说，她做的都过时了。可我知道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——那是血浓于水的亲情，是岁月流转中始终如一的牵挂。它能陪我走过漫长的岁月，温暖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日子。

脚底的暖，是心头的灯。灯亮着，家就在；爱在，路就不远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盏茶工夫，居无定带着手下向郭小玉走去。周克三人此时已离鞍下马，郭小玉正探头向悬崖下观望。

居无定率领众弟子跪下道：“鼠堂堂主居无定，感谢师叔祖援助之恩。”郭小玉回首笑道：“都起来吧。”

居无定率领众人起身后，又向周克抱拳道：“在下久闻南虎北狼之名，今日有幸一睹北虎风采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”周克咳嗽道：“居堂主客气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听说你们有许多堂会都被北斗帮铲平了，不知令掌门将作何打算？”

居无定瞧了瞧郭小玉，回答道：“擒贼先擒王。掌门师尊已率领诸位长老、使者以及各堂堂主围剿北斗帮总部去了，按时日推算，掌门师尊现在已经赶到骊山了。”郭小玉大声责怪道：“糊涂！她当真糊涂至极！”若是别人当面指责掌门师尊，居无定必会翻脸，只是他认定了郭小玉是他的师叔祖，自然不敢顶嘴，想了想道：“不知师叔祖有何高见？”

郭小玉道：“秦苏蓝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，难道北斗仙尊不知道吗？她将精锐之师都压在了围剿北斗帮帮主的身上，岂不危险至极？目前，你们各个分堂堂会都被北斗帮铲平，这说明北斗仙尊早就设下圈套，等着将你们一网打尽呢，我说她糊涂至极，难道错了吗？”居无定闻言沉默不语，突地大声叫道：“倘若真如师叔祖所说，掌门师尊岂不是有危险！”

郭小玉冷声道：“何止危险，估计性命难保。”

居无定面露不悦之色道：“请师叔祖不要这么责怪掌门师尊，说不定她老人家此时已经将北斗帮的老巢一锅端了。”

郭小玉来到一个北斗帮帮众的尸体前，用脚将他的上衣挑开道：“你看看他是何人？”居无定走向尸体，将外衣用力撕开，赫然发现此人外衣之下竟然身着官府士兵的服装。他又接连撕开几个北斗帮帮众的外衣，里面也都是官府士兵的服装。他大惊之下起身向郭小玉道：“他，他们怎会是官府中人？”

郭小玉道：“北斗帮代帮主慕容飞鹰一向与太子刘启交往甚密，当今江湖唯有白鹤门能与北斗帮抗衡，因此，北斗仙尊黄申想夺得江湖至尊的名头，必会铲除白鹤门，我想这也是他们投靠太子刘启的原因吧。”

“哎呀，师叔祖之言让徒孙茅塞顿开。恳请师叔祖带领我等前往骊山，解救掌门师尊！”居无定满面慌急之色。郭小玉微笑道：“你们也不必过度惊慌，秦苏蓝的应变能力还是有的。这样好了，你们留在此处坚守，我先去长安探探风声。”

居无定叹道：“半个月前，夏邑公主也曾劝说过掌门师尊，她的分析与师叔祖的推断不谋而合，可是掌门师尊执意前行。倘若……”“你说夏邑公主半个月前来过此地？同她一起的还有谁？”郭小玉打断居无定的话，着急地问道。居无定回答道：“同夏邑公主同行的还有玉郎君吕思、紫薇仙尊的高徒林氏姊妹，以及自称无影双侠的宗婉儿、东方长年等人。”

“他果然已经去了长安？”郭小玉情绪激动道。居无定道：“不知师叔祖口中的他是指何人？”郭小玉大声道：“还能是谁？当然是玉郎君吕思了。你可真够笨的！”

居无定心中委屈道：“我一口气说出这么多人，您老人家不明示，我哪里知道您问的是谁？”委屈归委屈，他终究不敢生师叔祖的气。

居无定向郭小玉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恳请师叔祖移驾到后坡房舍，徒孙向您老人家详细禀报。”

郭小玉一心想要知道吕思的情况，全无逗留之意，说道：“你长话短说，我还有要事去处理。”

居无定见郭小玉面色忧中带急，不敢再说他言，便将吕思来到双龙谷的经历大致说了一遍。

居无定虽然只是说了一个大概，但是郭小玉依然听得惊心动魄。她向周克道：“我们还是快些赶路吧，我想在思哥离开长安之前见到他。”周克咳嗽道：“既然你已做了决定，我们就出发吧。”

郭小玉三人上马后，居无定叫道：“师叔祖吃了饭再走不迟。”郭小玉头也不回地答道：“你的心意我老人家知道啦，等我下次来时再吃你的酒席。”说完，拍打骏马向山下飞奔而去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试水温

杨廷廷

这天下午没啥事，我带儿子去澡堂泡个澡。

推门进去，满屋子热气，天花板上的水珠滴答砸在水面上。往常泡澡、聊天的人一个不见，池子里空荡荡的。

“这会没人，你赶紧进去扑腾扑腾。”我对儿子说。他兴冲冲从台阶下去，结果“哇”地一声蹿上来。我赶忙跑过去，他说：“水老热了！”我一摸，确实烫，赶紧道歉：“怪爸爸，没先试试。”当爹的连水温都不试，直接让孩子往里跳——这话说出去都丢人。可我确实没想起来。

我找了个塑料盆，接热水、兑凉水，用手搅了搅再试，不烫不凉。儿子坐进去，眯着眼，脚趾头都舒展开了：“爸，这个正好。”我蹲在旁边看着他，心想早该这样。

门帘一掀，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缓步挪了进来，后面跟着个中年男人，搀着老人胳膊，一步一步扶到池边。他先用手试了下水温，微微皱了眉，然后走到墙角拎起澡堂备用的大水盆放地上。他先接了半盆热水，试了试温度，又从冷水管兑了几瓢凉水，边兑边搅，蹲在那儿试了三四回，才说：“行了，爸你慢慢坐。”

老人扶着他的胳膊，一只脚探进去试了试，中年男人另一只手托着老人的肘弯，说：“慢点，踩到底。”老人坐下去，水没到胸口，中年男人拉过搭在盆边的毛巾，垫在盆沿上，扶着老人靠上去，说：“靠着，别滑。”

我站在旁边看着，手里还攥着空水舀。

走出澡堂，寒气扑面。儿子蹦蹦跳跳走在前面，鞋底踩在湿地上啪嗒啪嗒响。我脑子里全是那个中年男人——他手背探水，他托着肘弯，他试了三四回。我刚才也试了，也兑了凉水，可那是在儿子喊烫之后；他试，是在老人下脚之前。

原来我做的，他都做了。只是他早了一步，细了一分。

风刮在脸上很凉。儿子回头问我在想什么，我摇摇头，没跟他讲那个中年男人和那个老人。有些道理不必讲给小孩子听，是留给我自己慢慢体悟的。